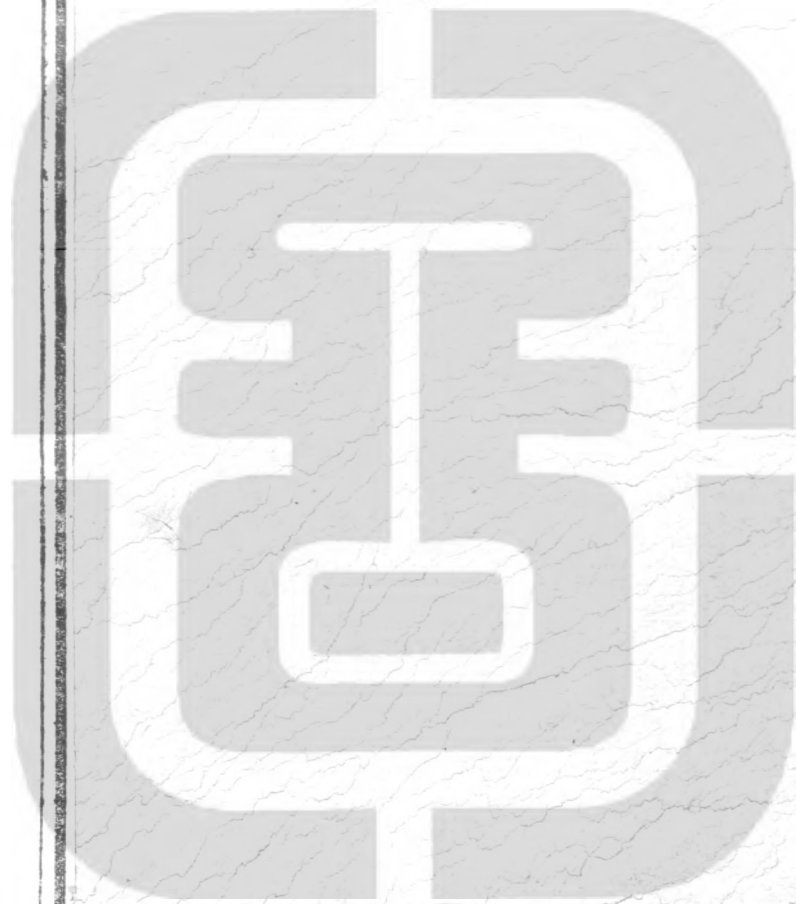


會  
心  
編

御  
集



會心編卷之四

御集

四之一

魯男子深夜獨居適有嫠婦扣門求宿男子曰男女有別不可婦曰昔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不為不賢夜寒宜相拯耳男子曰在下惠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寧以我之不可學下惠之可卒不納孔子聞而賢之以為善學柳下惠也

衛青拜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

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黜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  
耶青聞愈賢黜數請問朝廷所疑加於平日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  
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嚴彭祖為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  
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忘貴人左  
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  
貴乎

王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

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  
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  
聞而有慚色

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  
人方願交懼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

皇甫謐帶經而農博洽典籍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  
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  
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  
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

安也

袁安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受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

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

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

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

門不顧

向玄季柳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

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

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

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

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樂恢為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

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

素餐立人之朝乎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

思讐言念向曾如廁不冠即稽首風亦尋靜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不交好辛毗不

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孫劉用事眾皆影附大人何不

少降意毗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合不過  
不為三公大丈夫欲有為而損其高節耶

卞壺字望之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歛  
迹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  
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  
覆實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  
折節為名士故曰卞望之之峯距

劉祐仕郡為主簿部將小子嘗出錢付之市買果實  
祐悉以買筆墨書與之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卧文師  
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李繪為高陽內史崔謏恃勢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  
鴿有大翻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  
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  
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顛之獨不降  
意常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  
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  
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譁會稽王道子

會公編卷四  
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為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

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劉璉與友人孔暹同舟入東於塘上見一女子過目送曰美而豔璉曰非吾友也解裳自隔

李相國忠貞元十九年刺饒州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十年公蒞位後命啟鑰而居之郡吏以有恠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貞觀中西域獻幻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命於武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

會心編卷四  
五  
宗卿奕奕曰此和法也和法也和不勝正若使呪臣必不能  
行帝令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頃臯胡僧忽自倒  
若為物所擊者更不復蘇

宋璟為廣府都護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  
迎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  
中訴于玄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尚書

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為儉以求合  
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綰甚重之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一  
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

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  
不詣元裕之門

狄維謙會昌中為晉陽令時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  
里水泉耗竭有女巫郭出入宮禁號天師民皆願得  
禱祀晉祠謙請主帥從之謙迎巫甚恭敬巫許以三  
日當雨不驗改七日又不驗大怒曰左道惑衆當死  
叱左右拽杖之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  
焚香端笏立其巔忽雲雷交作甘澍大沛民懽若更  
生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拔公入其黨因問

會心錄卷四  
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  
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  
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  
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文之恭孰為得失先生  
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  
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程伊川見韓公維于漢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  
日韓遣子彬叔侍食從容道意欲以黃金藥楮一以  
為壽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  
為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

程子有喪使周恭叔主客客有吊者欲得酒肉門人  
欲求與之恭叔正色曰君子愛人以禮勿陷人于惡  
其嚴毅如此

范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  
協濟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  
然也

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艷然徑  
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  
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



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

傳欽之為吏部侍郎聞陳師道遊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悅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士多往問之歐公獨不信一名公稱尼靈異嘗指二牛曰前世皆人也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公折之曰萬物惟人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也而

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于是朝士屈服

宋張知白守亳州有豪士作佛廟成白使人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于後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宋李垂罷起居知亳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復用知制誥盍往見宰相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勢看人眉睫以鼻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韓世忠性慙直勇敢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

四之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桑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來見原憲憲韋冠屣履杖藜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歛衽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答曰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勿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于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屣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披裘公負薪而過之季

子呼公取為公投鎌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字公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也遂去不復言

漢田叔為魯相數年有惠政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閱仲叔貢清節過人周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蔬

仲曰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斤邑令聞之勅吏日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閱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漢范丹酷貧非義一介不取嘗視姊病為設食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還之里中翳業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嘆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棄錢而去

范式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

會心編卷四  
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嘆  
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  
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  
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  
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  
為先傭未竟不肯去

朱百年至孝而介東揚州守顏峻服其德行以穀三  
百斛餉之不受百年死蔡興宗為會稽贈米以給孔  
氏遺婢婢詣郡固讓時人羨之以比于梁鴻妻云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羅含字君章本楚熊姓之後流偶湘境故為桂陽人  
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  
茅茨伐木為牀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  
嘗謂衆生曰此自江左清秀豈惟荆楚之俊累遷散  
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  
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挺  
生豈非至行之徵耶

孟陋嘉之弟清操絕俗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  
及世事時或釣弋孤興獨往家人不知也或謂桓温

曰孟陋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昂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吾所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奉命非敢為高也

賈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友善浩奏徵入京延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以詔書投於夸懷夸曰桃簡浩小字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竟逃去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神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辛普明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士子高其義悉以金購之後至者不復受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敢逆親友之意今安葬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和

李廙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晏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唐杜暹為禮部尚書清儉率物及病卒省中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父志

裴休操守嚴正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榻為夢友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辭不受族子公孫曰願勿為已甚伊川曰公之所以遺我者以我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則天下受公賜天下貧者衆公帛恐不能周也

范文正為舉子時讀書京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餽公且曰大人聞公清苦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昂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為宦官墓譽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以情白坐客諸客咸勸之受長孺愈堅嘗送蔡如遇歸東陽云糜不繼襖不溫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

會心編卷四  
休糧方也

四之三

鄧侯蕭何病上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尋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為人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焉絕弗復與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即果遷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

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會心錄卷四  
鐘皓子瑾與李膺同年膺祖修常云瑾邦有道不廢  
邦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大無  
皂白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今豈  
其時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羊祜歷職二朝其嘉謀謹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  
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入則造膝出則詭詞  
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  
鄭玄少好學姿容甚偉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不  
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  
宿而逃去

阮籍宏達多智不拘禮俗或病其狂然每與人言皆  
玄遠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兗州刺史王昶請相  
見終日不得與言媿歎久之以為不能測也言不出  
口自然高邁可謂至慎

稽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  
知王戎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  
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阮思曠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  
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



會公紀卷四  
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相公相公停欲言中再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劉尹云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不能得

劉噐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為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

韓魏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范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為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

會心編卷四  
一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  
還之封識宛然

杜正獻公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  
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  
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陳晉公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怒  
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怒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  
怒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  
王曾在中書嘗謂人曰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  
薦用人不求人知

宋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  
遣吏取藏綉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  
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稱儀  
有守欲以為相

呂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  
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  
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  
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 四之四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正行三行必隨一食三起見裘  
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曰子年長矣不可釋恭乎泥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  
之坐雖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雖美尚有哽噎今之  
世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刑戮之加於  
泥者何釋恭為

朱冲少有至行間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  
鄰人失犢誤以冲犢歸後得已犢大慚以犢還冲冲  
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飼牛畧無恨色主  
人媿甚不復為暴

郭翻家臨川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  
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  
詰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嘗以車獵道逢病人以車  
送之徒步而歸士庶咸敬貴焉庾翼躬造翻欲強起  
之辭不屈

武康阮道虔隱居石山精舍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  
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嘗有人竊其家園菜及  
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楮拾自資同楮  
者或爭穗道處悉以所得與之

胡昭隱居陸渾山中信行素著建安中馬超之亂避

兵入山中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掠昭為遜辭以解之是以盜息人咸宗之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齊劉訥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媿服

齊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察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遇張于道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言於公曰壽郎相逢其禮大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

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宋富公弼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宋勝之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親知從兄褒為東正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有富韓公侍從有司馬公呂申公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庶耻歆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為前輩不可及

四之五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相來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朝無事朝運日甃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後調荊州勤於吏職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

會心錄卷四  
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  
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

陶士衡性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于人每云老  
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  
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嘗檢校佐吏  
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悉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  
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  
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  
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  
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  
安幸母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  
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  
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  
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  
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  
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  
乃超兩階用之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

去為顯秩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  
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  
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  
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蘇公頌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  
此其理也

晏子為齊相食祿萬鍾悉委以施親戚貧交一狐裘  
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雖朝冠亦澣之再三

趙咨令東海性甘淡素嘗得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  
非賓祭絕口不飲酒見人說某品佳某處有某物輒

松口顧左右而言他以示不貴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為人外交中以婚姻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竿繫所乘車轆提壺為禮至則  
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之荅曰此固農夫田婦之  
禮也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值澣衣襦疾經日衣  
成然後赴牛饑馭入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王暢時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  
敗以矯其弊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偏下無乃皎  
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做密為具  
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儼而做遂陳盛饌  
珍修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做曰汝不能光益父  
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王儉問周顥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蓼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夏末  
晚菘

王仲寶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  
悅竟不入戶而去仲寶即日毀之

庾杲之候樂願之願之設食惟枯魚菜俎杲之曰我  
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  
宗卿過於茅季偉

庾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歆率物亦緣其性真  
素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贖乃狹  
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咸諸牋亦如是特名曰  
薛濤牋

房太尉瑄操履清儉服用朴素人每見其家無半臂  
衣或曳革履皆穿



崔樞屢任美官家如寒素夫人婦妾不許徇世人粧服兒婦家常亦不許齎送品物以為徒亂家法無益于口體也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綉不入于室男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惟有青碧而已

柳玘云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截夕食齧葡萄而已

王文正公官高祿厚愈益儉素每見家人服飾違制即恚曰吾門素風豈得如此亟令戒損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庫中易之勿敢令公見也

韓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

李文靜公治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大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

杜祁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

會心錄卷四  
五  
祿國家奪之却仍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規之公曰吾今之俸雖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然今之俸豈可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昔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

范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判留臺時者舊多在洛范與司馬溫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安分以養福二寬胃以養氣三省費以養財

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  
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可謂淡而  
有味者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  
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  
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撻取一塊即  
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  
法也

呂原明為郡處令公帑多畜鱖魚諸乾物及筍乾輩  
乾以待賓客以戒鷄鴨等生命也

溫公曰先君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  
五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於脯  
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  
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必備極珍異  
數日營聚然後敢召客不然人爭非以為鄙吝不隨  
俗奢靡者鮮矣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  
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裁得  
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  
墜

汪信民常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朱晦翁送子塾從學呂東萊示帖云凡經義須靜中體會勿妄與人交接酒食之肆博奕之場皆不可往只是勤儉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

四之六

王遵業為黃門侍郎從容恬素共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著縑巾

羊元居山當戶山峰竒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卧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為翠屏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會稽孔珪家起園林列植桐柳殆窮真趣齊衡陽王  
鈞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  
邪答曰吾身處朱門而情游白屋形入紫闥而意在  
青雲珪大美之

孔珪風韻清疎好文詠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  
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珪  
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  
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夾道中有屐聲甚厲定  
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

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  
與諸人詠譎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  
曰唯丘壑猶存

戴逵博學善屬文鼓琴工書畫不樂當世常以禮度  
自處深以放達為非累徵不起郡縣敦迫乃逃於吳  
吳內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  
積旬謝玄慮逵遠遯不反上疏請絕召命帝許之逵  
復還剡

劉訐嘗著縠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畱連忘反神

會心錄卷四  
理閑正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之者皆謂神仙中人

孟嘉字萬年門無襍賓每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不誇矜未嘗有喜恒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

陶潛少有高趣不慕營利簞瓢屢空晏如也每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其與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涼風暫至自謂羲

皇上人

宋顏延之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旁若無人

阮光祿裕在山東蕭然無事常內足于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

蕭子顯嘗自序曰余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耳不得已也陶瀟明生有高趣每聞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

會心編卷四  
秀翠色染人時刻宵懷向之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  
夫人矣

宗少文好遊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  
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澄懷  
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  
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劉攄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  
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戴顓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  
耳破砭詩勝鼓吹

梁張褒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碧山不  
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家無僕妾歲饑日或  
不饌嗜酒陶然彈琴自娛嘗作蹇士賦以自况房瑄  
每見德秀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頹淑清風神散朗灌蔬藝竹以  
全高尚然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推于選

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郡守韓朝宗偕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去

白居易敏悟絕人居官輒病免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嘗言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柳子厚自言在永州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曹彬為樞密副使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裘而已閣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

向敏中除僕射真宗謂翰林學士李昌武曰朕即位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候門無一人入見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



會公編卷四  
歡慰公但唯唯又曰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德重眷  
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  
日有無賓客宴飲亦寂無一人明日以聞上笑曰敏  
中大耐官職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楊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  
事一切不問

趙清獻公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  
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  
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  
安眠白晝閑

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宴  
寢居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  
其下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  
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  
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  
去

歐陽公在滁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  
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碁一局常置酒一  
壺吾老隻問是為六一

范忠宣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  
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其  
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  
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  
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  
視聽聰明支體堅強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都西都時富韓公以  
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  
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  
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真繪像

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崔慙  
然罷去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  
坐總下乃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况味曰初到篋  
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  
貨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汎梗飄蓬差愈于應舉見官  
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叩官居坊曲所在各投一  
刺而去刺末一絕句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漁舟  
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再訪之  
了不可得

蘇滄浪自稱在蘇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

會心紀卷四  
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  
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吟嘯  
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饌足以消憂尊稻魚鱸足  
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盧勝絕家有園林珍花  
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胡康侯罷官荆南僚屬送行于渚宮呼樂戲以待而  
交代楊龜山具朝膳留之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  
盃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暮之暮

黃庭堅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  
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  
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愛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  
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

東坡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子夜解衣欲睡月色入  
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  
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藻荇  
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  
如吾兩人耳

楊誠齋萬里云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于心遣小奴  
挈瘦樽酤白酒嚼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  
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埃也

會心錄卷四  
林逋結廬西湖之孤二十年足不及城郭嘗畜兩鶴  
逋或泛小艇出遊有客至則童子開籠縱鶴逋隨放  
棹而歸

四之七

田暉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  
授之暉耻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  
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  
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  
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  
歔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

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  
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御史舉茂才  
袁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  
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  
權此即晉之三卻矣乃築土宇于庭潛身十八年乃  
卒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  
乃囊括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辯其高下每輒  
言佳其頌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  
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微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許荆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于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第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蔽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于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王湛人皆以為痴兄子濟常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

湛因剖折玄理濟始歎服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痴每見濟問卿家痴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晉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巳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蘇瓌初未知頽令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來詣頽擁  
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  
客言其事適有人獻瓌乃召頽詠之詩成瓌大驚  
奇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

司馬光力辭樞密自乞依范鎮例致仕久之乃從其  
請權判西京留臺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時事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  
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  
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

韓世忠奏疏論秦檜誤國之罪遂罷為醴泉觀使世

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馬携酒從二三  
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

四之八

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棘九折坂歎曰奉先人  
遺體柰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  
坂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曰然叱其馭曰驅之王  
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手

漢王素字子永平中為御史鯁直慷慨不附權要不

憚貴戚正笏立朝凡國政失宜臣職未脩輒奏之俟  
允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鵠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常棄能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王慶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郝超每聞歆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郝為傳約并辦百萬資傳隱事  
差互故不果遺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劉表坐  
共論天下人才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  
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  
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  
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  
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  
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  
和

朝歌賊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  
能禁鄧騭惡虞詡使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

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力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費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宗慤荅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浪

楊纂母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郝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劉凝之在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北海王猛少好學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



猛悠然自得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曰江東無卿比也

阮裕淹通有理識屢遷侍中在剡有好車借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車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郭元振少有大志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等同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服者叩門自言五世卜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名氏稷等嘆服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辦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轂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為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為重榮作碑贈  
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  
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舟  
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  
韓魏公嘗言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英宗初立外班有欲謀變者公曰事不成不過  
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嘗謂成大事在膽未嘗  
以膽許人曰生死在人心自許非可許人之物也

范文正在睢陽遣子堯夫到姑蘇收麥五百斛堯夫  
尚少還舟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在淺土欲葬之北  
歸無可與謀者堯夫即以麥舟贈之單騎至家拜起  
侍立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  
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  
堯夫曰已付之矣

蘇子瞻酷好吳中山水一日卜居陽羨值百餘金已  
交券矣夜聞老母哭甚哀慘慘不樂使人問之答曰  
五世舊廬子不才貨與蘇學士今別去故泣耳坡公  
立取券焚之亦不索償遂還晉陵不復易居

會心編卷四  
胡致堂先生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常侍坐數杯  
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慷慨激烈見於顏  
色真是一世人豪

四之九

仲尼曰史籀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

伏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  
謀慮朝之淵藪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  
曰素車白馬繆文雅

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  
冠進賢冠帶搯具劍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  
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劔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  
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  
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  
乘王冠帝會中山邸廼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鄉前在郡食鴈

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  
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  
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李膺性簡元無所交接唯以荀淑為師以同郡陳寔  
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  
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  
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  
笨車上大槐板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  
在霄漢

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  
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  
也

郭太審於人物名著梁陳之間母喪徐穉來吊以生  
芻一束頓泰廬前拜而去泰覺歎曰此必南州徐孺  
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

喻耳

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

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盼也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為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蔡邕才學顯著譽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三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羊元敬賞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名

袁紹一見鄭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其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

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王戎云王太保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  
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  
辭隆從容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張紘與孔融書言虞仲翔頗為論者所侵美玉瑯磨  
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充州陳留並圖  
畫刑象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  
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為潁陰令以為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為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  
可謂湘中之琳琅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  
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  
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出王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

衛叔寶在群伍中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

稽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群形之中自知非常器之

王粲回輿王或謝莊等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粲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為賓客爾

會公紀略卷四  
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及南見馘歎  
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  
弓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  
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  
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  
可貴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  
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  
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  
筵以待之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  
春日之泮薄水秋風之掃枯葉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  
後進領袖

賀循論楊方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易於凡猥耳  
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骨髓乃是一國  
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



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昉名聲藉甚

袁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悛後至一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如洪鍾響

胷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孟萬年及孤居武昌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遺信報少孤云兄

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

於君

梁元帝問蕭大園以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園應答無滯帝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

好善則彌高千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  
問為長

崔浩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  
深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謂叔源風韻為高  
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日康樂凜凜如霜臺龍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辭  
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

運固自蕭散直上王朗如萬頃波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閏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  
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拆簡寫之謂珪曰此子  
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吏部郎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散絮單  
席嗟嘆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  
而去

崔浩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魏主嘗謂浩才  
智淵博著忠三世指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胷中所  
懷過於兵甲

韋祖征問弟子叡女自謂何如王愷杜惲叡謙不敢  
自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  
成功業皆莫女逮也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  
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  
第一之說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嘆曰卿一門孝友可為  
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  
邠郎鄆凡為禮部五吏部再

畢誠為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

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  
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  
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  
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闈  
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  
勿驚

河南尹羊陟知趙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

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  
延陟前坐車下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  
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

京師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  
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  
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

蕭允為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  
代之交為詩叙意詞理清典

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  
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  
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戒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  
吾羞對軒冕

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  
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吏部郎中陸印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  
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書無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何點稱陸慧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文宣啟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逵耳

龐晃等前後短高頰帝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摩瑩皎益明

孟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

薛簡肅公知開府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

元豐二年諸賢修禊洛園明道賦詩末聯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嘆其溫柔忠厚聞之者自然感動

東坡嘗曰淳夫講說為今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得講師三昧也

會心錄卷四  
張公詠嘗訪陳搏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師王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

論

溫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安世不得

王存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於九江楚望問年答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

四之十

孔子問漆雕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

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不賢  
所未識子曰君子哉漆雕開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  
人之過也微而審知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乎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  
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  
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  
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餘偏下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為醫對曰長

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  
病其親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脈投  
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太史公曰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  
夫無稱焉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  
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揚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化  
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  
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衛茲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置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

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吳宣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偏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



金徃徃見寶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資傑出有王伯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烏足錄哉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又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偉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

卜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

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或問華譚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如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昺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昺昺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臧公榮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言其兩反也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傷其道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倚不

會心齋卷四  
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  
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

高伯恭與廣平游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  
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  
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  
見其愠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  
口余嘗呼為文子

劉歊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  
危履險必盡幽遐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族祖孝標稱  
之曰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馱矯矯出塵如雲中  
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纊

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  
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邵堯夫曰  
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此為難爾人以  
雍言為然欽之傳堯俞字也

張公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  
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

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  
范鎮學本六經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  
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  
無所屈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  
輊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凝然如山確乎其  
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陳同初名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  
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在經濟嘗言研窮義理  
之精微辨折古今之同異積累涵養晬面盎背於諸  
儒誠有媿至於堂堂正正風雲龍虎交發變現推倒  
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  
康節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  
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

長之

西

會心錄

三

